

嘘，
他
笔下来
童嬭

脆弱
人类

vs

强大
蛟龙



nice

医学全球顶尖、

年轻有为的医学院教授段律铭，
原是丁萱剧本中的男主角

///

然而剧本中的情节
在现实中真实上演

丁萱崩溃表示：女主角不是我，男主即将黑化……
他却宠溺小爱：
不怕，你创造了我，
所以我为你而生。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嘘，
他从
笔下来

童姘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嘘，他从笔下来 / 童姍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9

ISBN 978-7-5108-5868-0

I. ①嘘… II. ①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9379号

嘘，他从笔下来

作 者 童姍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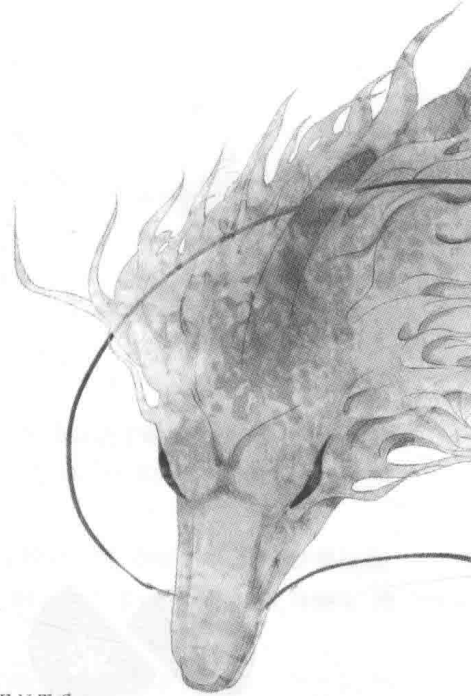
字 数 403千字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586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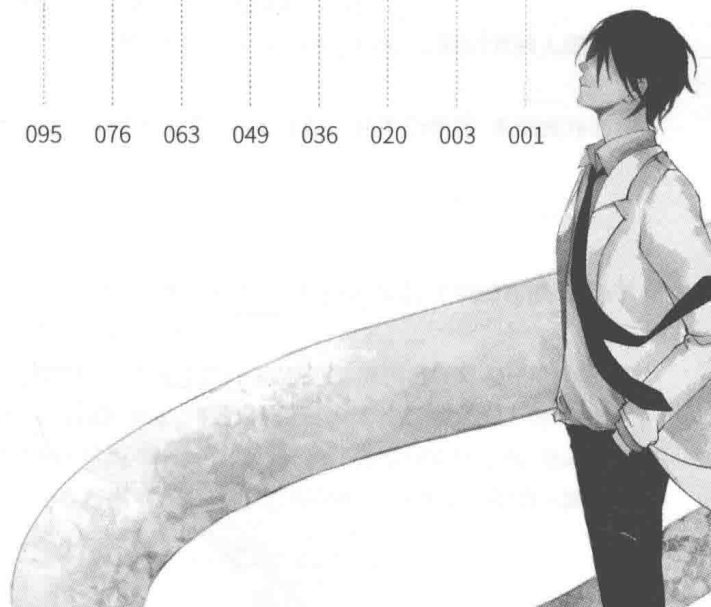
定 价 34.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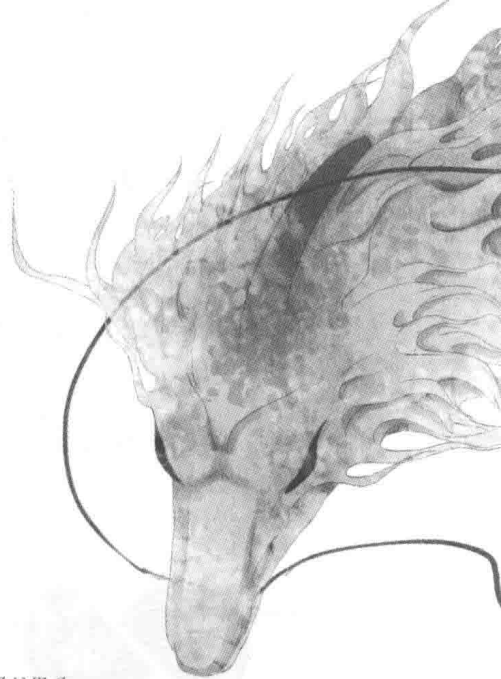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第10章	第9章	第8章	第7章	第6章	第5章	第4章	第3章	第2章	第1章	
表白	阴谋	话剧	新年	媚妖	剧组	走向	女友	男主	剧本	楔子
136	122	108	095	076	063	049	036	020	003	001





目录

—CONTENTS—

番外	第19章	第18章	第17章	第16章	第15章	第14章	第13章	第12章	第11章
番外	天地	宿命	曝光	相守	深蓝	鲛人	线索	角色	爱恋
306	287	270	253	236	220	202	185	171	153





初夏,天上的日头看似并不耀眼,可空气仿佛凝成了缓缓流淌的河水。远处山上的树木在沉寂中越发绿得好像浓染过一样。天空一只飞鸟都没有,田野里成片的即将成熟的麦子也在静默。

稻草人站在路边,看田野,看道路尽头安静的村居。百年老村,历经世事沧桑,早就斑驳了岁月。白墙灰扑簌落下,露出土黄的泥砖,不见光的逼仄小巷墙角,滋生着喜阴的绿苔野藻,毫无人气。

有些老人曾经听说,世间某些心术不正的人或邪气甚重的妖物,会养妖奴。顾名思义,养妖奴就是养妖当作奴隶做些邪事。但毕竟是见不了光的东西,妖奴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也为了讨主人欢心,会自己再养些秽物拿来给主人充当帮手。这种东西聚深林沼泽之灵气,长于息脉长久的人烟中,比如百年老村里,或者百岁老者身上。人气越绵长,那东西越厉害。所以算来,还是山野孤村靠谱。待到村落人气衰败,那东西就成了。

没有人能事先知道到底会养出什么,唯一能肯定的是,古村长达几百年的时间只会滋养出尤为厉害、邪气甚重的东西。

而在这个日渐衰败的村里,妖奴没有找到那个东西。

只是一场暴雨过后,墙角突然出现一个哇哇啼哭的婴儿,随后其被人送进福利院。

三十年过去,曾经的婴儿早已长成,求学、工作一路平稳顺利,直至成为高校医学院年轻有为的教授。

夏末秋初,阴。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已经降落在机场,机外温度21℃。飞机正在滑行,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先不要站起……”

他听着广播,将视线从舷窗外灰蒙蒙的天空收回。周围已经有人开始躁动,准备下飞机。他这次是出来开国际会议,带着自己手下一个女学生和一个男学生。

等飞机停稳后,旁边年轻漂亮的女士这才开始慢条斯理地将手机、杂志放回包里,顺便打量身边这个自打坐下就没有说过话的男人。他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

眼镜，挡住了他锐利的眼神，黑发梳得整齐，穿着一身熨帖的西装，白衬衫的扣子扣到领口，无一丝褶皱。虽然他登机时和学生说话带着微笑，可他依旧让她想起某种看似温暾，却会耐心潜伏数日，出其不意攻击猎物的捕猎者，或者没有生命的寒冰。

“老师，我帮你拿包。”女学生鼓足勇气，红着脸，带着些小心翼翼挤过来。

“不用，谢谢。”他很快露出很浅的笑容，似乎眼角都带着长者的温和意味，手势却委婉又不容拒绝地控制住了距离。

飞机并没有停靠到廊桥边，下机就是停机坪，还得等摆渡车来接所有旅客。

他走在前，两个学生则跟在他身后。

从登机门出来，广袤的天空一片灰暗，虽无浓云翻滚，却压抑得像密不透风的幕布。旁边站着礼貌微笑的空姐，台阶下是从摆渡车上下来的工作人员，已经有旅客在等着上车。

他默默看着灰色的大背景里视线所及的每个人，有拿着帽子扇风的年轻人，有哭着叫妈妈抱的孩子，有闲聊的地勤人员……所有人的命数，像悬在头顶的密码一般被他看在眼里，就连寿命都是倒计时，仿佛秒表一样嘀嗒跳动，被他看在眼里。

他盯着摆渡车上的司机已经变红的命数，随后推推眼镜，微笑了一下。

女学生在后边，依旧小心翼翼看着老师的背影。她没有发现，老师脸上的笑容，仿佛蛇类光滑的表皮静悄悄地在角落里一闪而过。

没有人知道，他的本命，是一只妖力强大的蛟。



丁萱在会客室足足等了两个小时。

虽然助理说的是一会儿，但已经下午四点了，而张监制还没有出现。

落地窗外天色灰蒙蒙的。从二十三楼的高度望去，光怪陆离的城市失去了繁华的色彩，远远近近的高楼大厦都是深灰、深蓝的颜色，间或掩映在道旁树间的行人也是满面风尘。室内灯光明亮，反射在玻璃上，映出丁萱模模糊糊的身影——

她穿着白色T恤衫、牛仔裤，扎着马尾辫。她今天出门赶时间，原本的齐刘海被自己剪得参差不齐，略显蓬松，看着丝毫没有职场人士的利落爽快，也没有娱乐行业工作者的光鲜亮丽。她带着明显的学生气，可能是一直待在学校的关系。

丁萱今年二十四岁，刚刚研二，就读于华大艺术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一心一意搞学术、发论文，目标是在研三时转博，等博士毕业后直接留校传道授业、教书育人，最后在四十岁那年把微信头像改成荷花，昵称改成“学海无涯”。

所以，事实就是她并不像某些同学那样希望在血雨腥风的影视圈混得风生水起。然而导师汪宁作为一个吃过国外墨水的文艺女教授，一心想把自己的得意门生丁萱推出去历练历练。毕竟丁萱年纪轻轻就看得比尼姑还开并不好。于是乎就有了这么一幕，丁萱坐在这在业内还算有名的影视制作公司里，等待那位经由导师推荐而看中她剧本大纲的张监制。

丁萱的剧本……虽说目前只有一个大纲以及前五集剧本，但这是她半年来的心血。她用尽自己的想象，细心刻画了一个在世人面前医术造诣全球顶尖、年轻有为、三十而立的海归男主角，其人实则背景阴暗，妖力强大，性冷腹黑。而后阴错阳差看到校话剧团征稿，丁萱便想将它寄出去，不料被导师汪宁发现后中途拦截，辗转到了张监制这里。

四点一刻，日渐秃顶的张监制终于出现，没有道歉，也不客气，坐下来就吩咐助理重新倒茶，架势拿捏得很气派，寒暄几句就进入正题：“说说剧本。”

丁萱把电脑放在膝头，打开文档：“上次我发过来了前五集——”

“先从大纲开始。”张监制打断她，端起青花瓷的茶杯吹了口气，热气腾起，“总体思路挺好，但我有几点意见……男主角段律铭是个什么妖来着？”

“是蛟。”丁萱抬头看他。

“那改成龙。”张监制直接说。

“龙是神仙，不是妖怪。当初您看上我的大纲，不就是因为有个暗黑系男主吗？”——而不是金光闪闪、佛光普照的小白龙。

“那行吧，还是蛟。但是你这个男主形象太禁欲了。医学院三十而立的教授，完全是性冷淡啊。现在女观众要求什么？穿着衣服是人，脱了衣服就是禽兽。简单说，衣冠禽兽。”

丁萱放在键盘上的手停住了，她定定地看着张监制，而对方还靠在沙发上，双腿张开，继续夸夸其谈。

“蛟会发情不？添个发情期，再加几场激情戏。”张监制冲她抬抬下巴。

“发情期？”丁萱愣住。

“不要也行，”张监制略微思索，“总之男主角必须有激情戏。”

“我……这剧里没有女主角。”丁萱尽量平静地说道。

“没有女主角怎么行？来个女主角。”张监制掏出手机摁了个号码，原本上位者的语气瞬间委婉了许多，“哎哟，刘小姐，之前商量那个事儿——颜妍想演什么角色？我上次……对不对，看我这记性！”张监制貌似真的记性不太好，拍了拍额头，很浮夸地表示懊悔，“这想法好！颜妍是信手拈来，本色出演，本色出演！”他抬起头，笑得眼角皱纹堆起，最后“啪”的一声挂断手机，瞬间收了笑容，冲丁萱抬抬下巴，“添个女主角，职业是演员，大火的女明星。”

“女明星？”丁萱不知该不该礼貌地微笑，脑子里想着这是导师介绍的活儿，而且她已经千叮咛万嘱咐了，别跟钱过不去。

“对，就是颜妍，给她量身打造一个角色。”张监制一抬手，不容分说，“她对角色的要求待会儿发你邮箱。”

丁萱沉默不语，垂首盯着自己已经被改得支离破碎的大纲。

“还有，这部剧虽说是塑造一个阴暗面强大的男主，正邪不分，但是这个结局——”

“男主会灰飞烟灭。”丁萱说话已经听不出语气了。

“你是跟这个角色有仇吧？怎么能灰飞烟灭？改成喜剧！结婚！跟女主角生几个孩子。”

丁萱半晌没有吭声，这是她创造出来的人物，她重视的剧本与角色……然而最后她还是摁下Delete键，删掉结局，但没有按照张监制的意思写什么结婚生孩子。

“再来说已经出来的前五集剧本。租道具很费钱的，把那几场游艇出海的戏改成室内蒸桑拿。尤其是第一场戏男主出场的时候，机场摆渡车自燃？你知道去机场停机坪拍戏要走多少道审批吗？还在那里烧辆车？简直开玩笑！给我改成从机场出

来后，出租车二手小夏利自燃。”

笔记本电脑竖起的屏幕后，丁萱手没动，慢慢握拳，又慢慢松开。

“唉，你要知道现在电视剧制作经费很紧张。投资五万，那三万都得进演员腰包。”张监制这时候似乎意识到自己删改太多，客气了一句，口中的“五万”、“三万”，都落了一个“千”字。

丁萱垂下眸子，平复自己的心情，然后深呼吸一下，重新抬头：“您刚刚说要加一个女演员的角色，那我能把上次删掉的剧组到医院拍戏的剧情粘贴回来吗？毕竟男主除了是老师，还是医生，他们可以在医院相遇。”

“可以可以。”张监制点头，又似乎觉得自己答应得太轻松，补充道，“不过那段剧情还是得修改修改，毕竟我让你删掉的肯定都是有问题的。”

丁萱从废稿文件夹找回上次的大纲，剪切粘贴，然后点击保存，电脑瞬间黑屏了。

一瞬间的沮丧后，她隐隐约约松了口气，心想这样也好。

“行吧，今天就这样。”张监制看看时间，脸上带了点笑容，“快下班了，晚上有时间吗？一起娱乐一下？”

丁萱正把电脑塞进浅蓝色的内胆包，动作顿了一下，但语气并无不妥：“不用，谢谢。”她抬头看着张监制，弯了下嘴角似微笑。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长得挺像一个三流小演员？”张监制点燃一根烟，慢慢吞云吐雾，上下打量着丁萱，“好像也姓丁。”

“没有。”丁萱笑了笑。

丁萱从大厦出来时，外面下雨了。高大的梧桐树在雨里静默，而路上车声喧嚣了很多。斜斜的雨丝里，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和街头店门口的霓虹灯都带上一层朦胧的雾气。路人举着不同颜色的伞，没有伞的就聚拢在商场门口。

丁萱抬头看看雨滴不断坠落的灰色天空，把背包抱在怀里，朝不远处的地铁站入口跑去。

前方商场，LED大屏上播放着刚刚拿了影帝的青年演员司南的手表广告。在结束画面停了几秒，突然插播进一条突发新闻——宁南国际机场摆渡车自燃，造成一死五伤。

丁萱跑进地铁站入口，踏上电梯，抬头只匆匆瞥到那新闻一眼。

三站过后，车厢里总算没那么拥挤。丁萱找到座位坐下来，旁边刚刚下班的两个白领拿着手机边看边聊天。

“机场摆渡车自燃？咱们宁南市都上热搜了啊。”

“真的假的？”另一个凑过来看新闻。

对面黑色的窗户上模糊映出丁萱已经被雨水打湿的刘海。地铁行进声里，她看着窗户上晃动的身影，挫败的压抑感慢慢袭上心头。她打开包想掏纸巾，却看到手机上正显示丁苑来电。

丁萱盯着手机几秒，滑开通话键的同时，原本低落的情绪瞬间高昂起来。

“嘿，美女！”她强打精神，看着对面玻璃上自己有点可笑的笑脸。

“哟，听你声音很高兴啊，在哪儿呢？”对方问。

“地铁上，”丁萱注意到她的声音不对劲，“你声音怎么这么奇怪？”

“哦哦，感冒了。”丁苑支支吾吾。

“丁若……丁苑同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丁萱教训道。

“怎么跟姐说话呢？”丁苑立刻拿出了身为大姐的风范。

丁苑是丁萱的孪生姐姐，两人出生只差了十分二十六秒。从照片看，从小到大，两人的身高、体重、相貌总是保持在同样的水准。不过她们就算长得一模一样，也并没有造成过什么误会，因为她们打小父母就离婚了，丁苑跟着母亲在另一个城市长大，而丁萱则是跟着父亲留在本市。直至三年前她们才重新联系上，但是见面的机会也不多。

许是心灵感应，姐妹俩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演艺圈职业。丁苑如今是一名还在成名之路上艰苦奋斗的演员，艺名丁若棋。但她曾经把年龄改小了三岁，所以……对外来说，她没有孪生妹妹，只有一个大她三岁的姐姐。丁若棋很少对外介绍她的家庭出身，更少提及她的“姐姐”丁萱。一是因为丁萱本就很低调，二是丁若棋脸上微调过，如若被人发现她的姐姐其实是孪生妹妹，且两个人长得不怎么像的话，可能不会有人再相信她们是异卵双胞胎的解释。

“地铁上？你去交剧本了？今天制片怎么说？是不是很顺利？签约了吗？”丁若棋立马就猜到，一连串问题抛出来。

“就那样吧。”丁萱很努力地想装出好心情，但是她实在笑不出来了。

“怎么了？”丁若棋很敏感，“‘地中海’又说你什么？”

听到丁若棋形容秃顶的张监制为“地中海”，丁萱还是忍不住笑了一下，又叹了口气：“还不就那样，改来改去，让我把游艇戏改成蒸桑拿就不说了，还得给男主角加个发情期……我都无语了。都已经是那么厉害的妖了，怎么可能还有动物习性？”

丁若棋在那边哈哈大笑。

“还让我加个女主角。”丁萱压低声音，“给颜妍量身定做。她想演一个女明星，所以张监制让我在剧本里加个女明星当女主角。”

丁若棋刹车般收住了笑声：“颜妍？最近小花里她挺出风头的。呵呵，有点名气就横着走。”丁若棋很是不屑，又追问，“那我的角色呢？你不会删掉了吧？她要是内

定女一的话，把我的那个升成女二。”

“你的角色我怎么着也不会删。”丁萱抬头看地铁到了哪一站，心里有些酸涩，“如果真能投拍就好了。”

之前丁萱在剧本里写了个走聪明天然萌路线的女性角色，这也是唯一戏份很多，最后没被杀死的正面女性角色，不过结局也和死差不多了，成了植物人。这种设定够让人刻骨铭心、念念不忘，而且就是为丁若棋准备的。以丁若棋如今的地位，虽然不够高大上，但在丁萱这个本子里做配角早就够格了。丁若棋一直希望自己能出演妹妹的作品，只要丁萱的本子投拍，她就一定去试镜，只是如今看来，能不能投拍的确是很大的问题。

“要不要……我帮忙？”丁若棋试探着问。她如今也能算在大众视野里勉强混个脸熟却不知名字的三四线明星。

“不用。”丁萱立马回绝，又笑，“别担心我啦。初出茅庐，慢慢来吧。”她见过丁若棋的经纪人，那女人的态度明明白白写着，她不能给丁若棋造成任何影响。

“丁萱啊，”丁若棋停顿片刻，在那边笑，“你知道为什么君子不为五斗米折腰吗？”

“为什么？”

“因为只要区区三斗米就可以折腰了，哈哈。”虽说重逢联系的时间不过三年，但可能双胞胎之间真的存在强大的心灵感应，丁若棋很了解自己的妹妹。丁萱看上去安安静静，很好相处，但是骨子里倔强而固执，喜欢编剧便读了这个专业，但又不愿意阿谀奉承、削尖脑袋往上钻，因此一心钻研学术。丁若棋很清楚，如果她不提醒自己的妹妹要向现实低头的话，丁萱很可能会最终因为不愿意改剧本而与影视公司谈崩。而事实就是，她们都不是出身富贵之家，丁萱若是真切希望自己的剧本被拍成电视剧，就不可能永远躲在象牙塔里。

丁萱慢慢也笑了。她明白姐姐委婉表达的意思。

所以，虽然是她一笔一画用心描绘出的男主角，还是……为三斗米折腰吧。

“我有事儿不能聊了。”丁若棋说，沉默片刻后补充道，“丁萱啊，其实我没感冒。”

“那怎——”

“我刚整下巴了！”丁若棋一声大吼，然后迅速挂断电话。

丁萱听着那边的嘟嘟声愣神。

她并没有任何资格置喙丁若棋的生活，从来没有。从现实关系上说，她们其实已经可以算陌生人，还得感谢生活让她们能够在三年前联系上。而就算三年前，她们也已经二十一岁了，两个人的生活轨迹完全不同。

丁萱发了一条短信给丁若棋：好好照顾自己。在我看来，你是最漂亮的。

她想了想，将后一句删掉后发出去。

良久后，丁若棋回了一个字：好。

地铁终于到站。站台上也飘进雨水，楼梯上来来回回的路人都提着不断滴水的雨伞。

丁萱背着包刷卡出站。雨已经停了，可她刚走出来就被迎面而来的冷风吹得打了个寒战。

真冷。

丁萱裹紧衣服，抬头望了望乌云滚滚的阴沉天空，顺着散落无数湿漉漉粉色花瓣的路，朝学校走去。

台风来了。

一整夜的暴雨狂风直到早上才停歇。雨一停气温就又回升了，潮湿中带着一股闷热。上午要出门上课，丁萱一打开宿舍门就看到走廊外头已经有四层楼高的梧桐树的叶子被暴雨打落了不少，而银杏树下简直遍地都是。

丁萱将手伸出去，细细的雨雾落在她掌心。

“还在下雨，记得带伞。”她一边提醒室友，一边回去拿伞。

华大研究生宿舍分四人间和两人间。丁萱住的是两人间，上床下桌，再加两个大立柜。屋子里空间够大，床上都挂着床帘，柜子边整齐摆着瑜伽垫、体重秤、热水瓶、收纳箱。最近阴雨连绵，挂在阳台的衣服总是干不透，所以床边还挂着两三件收进来的衣服。窗下放着一室友王秋买的小电冰箱，里面塞满了酸奶、水果。王秋是个宅女，读研究生只是为了不用出去工作。她最近在考虑要不要跟丁萱一样读博，毕竟读博也不用出去工作。

两人打着伞慢慢朝教学楼走。今天上午满课。一路上丁萱都在思考她的剧本。

“阿萱，你知道昨天机场有摆渡车自燃吗？车上有我们学校的学生呢。”王秋看着手机，突然说道。

丁萱忽地顿住脚步看向她：“摆渡车自燃？”

“我有个朋友是医学院的，就在那辆摆渡车上。出事的时候她跑下来了，但同行的一个男生被烧伤，还骨折了。”王秋皱着眉头，“看她发布的消息，那个男生家里挺贫困的，治疗费用缺口大，号召大家捐款呢。”

丁萱愕然，一动不动。有人骑着单车飞快地驶过，“丁零”一声刺耳的铃声响起，这才将她的思绪拉回来。

“我看看。”她收了伞凑过去。王秋把手机递给她。

这是一篇医学院公众微信号的文章，文章开头简略说明了昨天机场摆渡车自燃情况。当时车上已经站了不少旅客，发现车头冒烟后，大家都慌了神，挤着朝下

跑,几乎同时火苗就蹿出来了。最后下车的男同学背部被烧伤,而且还在人群推搡时,摔倒在地,肩部骨折。男生来自国家级贫困县,两个哥哥在家务农,至今未婚,父亲多年劳累成疾,做不得重活,而母亲患有小儿麻痹症,生活无法自理,家里年收入不过一万。按理说机场方面会负责赔款,但理赔程序走完之前能垫付的医疗费还不够,目前还有十五万的缺口,所以学院号召大家捐款,线上线下都有捐款渠道。

“今天中午食堂门口有捐款募集活动。”丁萱喃喃念道。

“你要去吗?”王秋问。

“嗯。”丁萱点头。

中午,第三食堂门口。

天空又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已经将近一点半,驾校帐篷前没什么人,工作人员已经一边打哈欠一边收拾东西打算走人。只有卖饮料的打着“扫码送饮料”的旗号,摊前还排着举着各种颜色雨伞的队伍。而募捐的医学院学生会估计没料到会下雨,没有准备帐篷,只能撤退到墙边,占据了食堂屋檐下的一片空地。

丁萱吃完饭拎着雨伞过来,桌后戴着眼镜的男生立马站起来表示欢迎献爱心。

她拉开书包找钱包,掏了半天才意识到钱包在宿舍,现在只有装着公交卡的小零钱包。

“你们收硬币吗?”丁萱抬头问。

“收,爱心不分大小。”

丁萱默默地将零钱包里的硬币全部倒进红色的募捐箱,一阵噼里啪啦响。

“谢谢学妹。”眼镜男生冲她一笑。

“我是学姐。”丁萱看他一眼,将零钱包塞回包里。

“阿萱,你好了没?”王秋慢吞吞地从食堂出来,吸着袋装酸奶。

桌后,眼镜男生旁边一个一直没说话的女生听到声音抬头:“王秋?”

“孙雯你在这儿啊?”王秋瞪大眼睛。

孙雯就是王秋在医学院的朋友,个子不高,瘦瘦的,穿着宽大的休闲衬衫搭牛仔褲,齐耳短发,脸似乎只有巴掌大,看上去十分瘦小。

有孙雯在这里,王秋不好意思不捐款,从钱包里抽出十块钱塞进去:“你下午没课?”

“没有。”孙雯有点腼腆,“想等雨停了去院楼。”她没带伞。

“我送你吧。反正咱们也没事,”王秋回头问丁萱,“是吧?”丁萱点点头。

“不用了。”孙雯不好意思地连连摆手,“都不同路。”

“就算不同路也可以送你嘛。走吧走吧。”王秋拉住她。

“谢谢。”孙雯抿嘴笑。

丁萱跟在她俩旁边，也顺着林荫路朝医学院的楼慢慢走去。她下午没课，虽说要去见导师汪宁，但现在还有时间。

孙雯作为摆渡车自燃的亲历者，说起了她前天的经历。

“车头突然就冒烟了，很快着火。最开始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旁边有人忽然尖叫。所有人都一窝蜂地朝门口挤。”孙雯皱起眉头，有点难过，“后来听说司机没救过来——当时我看他的样子就知道。”她摇摇头，“这火烧得太奇怪了，说是电路老化造成的，可司机就跟一个火人一样，身上的火完全扑不灭。”

“我的天，这么严重！”王秋感叹，“那你同学还算幸运。你没受伤最好了。”

“他被挤散了。”说到这里，孙雯脸上微微发红，“我跟导师待在一起，下车的时候是他护住我的。后来他还冒着危险上车找我同学，将我同学搀扶下来后又给那同学做了简单的包扎。现场好多人受伤了，救护车来之前都是导师在处理。”

“你们导师人这么好？”丁萱一直在认真旁听。

“他真的特别好！这次如果政府没有奖励，学校也会奖励他的。”提起导师，孙雯几乎立马激动起来，又小心翼翼压制自己内心的情绪，“年轻有为，医术高明。学校花了大力气才把他从国外请回来，虽说去年才入职，但特别受学生欢迎。去年选导师的时候，我们班一半以上的同学都给他发了邮件。我当时好担心啊，竞争太激烈，不过幸好他也选了我。”

丁萱越听越觉得不可思议。留学“海龟”，年轻有为，医术高明……她隐隐约约觉得一股幽幽的凉气顺着脊梁骨蹿到了头顶。

医学院已经到了。

“谢谢你们送我回来。”孙雯笑了，手机突然响起，她看看屏幕，眼睛一亮，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段老师。”她对着手机说。

丁萱猛地抬头，一动不动地盯着她，慢慢僵住。

“嗯嗯，好……不麻烦。我这就去拿。”孙雯挂断电话后，小声叹道，“老师视力真好啊，他看到我在楼下了，让我顺便去辅导员那儿拿个快递。”

“你老师在几楼？”王秋问。

“六楼。”

丁萱抬起头。医学院高大肃穆的白色主楼第六层，浅蓝色反光的窗户微微开着，窗前一个修长的模糊人影转身离开。她回头刚想问孙雯那导师全名是什么，就见孙雯已经冒雨跑向大厅，边跑边说再见。

“你知道她导师的名字吗？”丁萱盯着孙雯的背影，直至她在大门口消失不见。

“不知道，跟我们又没关系。”王秋转身打算离开，却瞧见丁萱还站在原地，“阿萱，走啦！”

“哦。”丁萱回神，朝大门上方硕大的“医学院基础实验楼”八个大字看了一眼，然后跟王秋一起离开。

六楼走廊。

孙雯抱着快递件从电梯出来后一路小跑，在621办公室门口站住，用手指拨拨刘海，一边深呼吸一边敲门。

“进来。”

办公室里，那人正站在窗前，转身礼貌地微笑：“谢谢你，孙雯。”

“不客气的，老师。”孙雯小声道，脸微微红了，放轻脚步走过去将快件放在桌上。

“刘思不上来？”目光从湿漉漉的林荫路和雨后深绿的道旁树上扫过，他若有所思，顺口说了个女学生的名字。

“那不是刘思，是我高中同学王秋，艺术学院研二的。另外那个女生是她室友。”孙雯答道。

“哦。”他牵牵嘴角，不再说话。

办公室门轻掩着。门外光滑的金属名牌闪着银色光亮，上面镌刻着六个字——

办公室 段律铭

“等中期考核后，学院会下发硕博连读申请通知。”汪宁坐在办公桌后挂断电话，告诉丁萱，再一次提醒她，“确定要读博？”

“嗯，早就下定决心了。”丁萱点头，冲老师笑，“谢谢您。”她手里一次性杯子里的茶叶缓缓下沉。

“最近我比较忙，也没时间问你。剧本进度怎么样了？”汪宁关上电脑。她已年过四十，留着齐耳波波头，身材微胖，个子不高，衣着一向是宽松休闲系，总是简单的长袖衫加黑色九分裤。她面容和善，看着很像是情感节目里负责安慰哭泣的讲述人的资深感情分析专家。而她任编剧的几部电视剧里，的确对感情剖析很精准。

作为一个文艺女教授，汪宁出了好几本书，编了好几部电视剧，针对的观众群是三十岁往上的家庭主妇。前段时间她也忙着写剧本，一个医疗剧，所以只匆匆看过当时从校话剧团拦截回来的丁萱初稿大纲。那时候这稿子粗糙到主角名字都是根据“赵钱孙李”依次排下来的。

“剧本啊……”丁萱不知该怎么说，踌躇之后道，“把原来删掉的医院拍戏部分

补回来了，因为添了个女主角。现在考虑要怎么修好这部分。”

汪宁想了想：“这样吧，我给你在医学院找个在医院坐诊的老师。你跟着采访两星期，看看人家真正的医生生活是什么样的。”正好汪宁之前写医疗剧时跟那边的老师打过交道。

“谢谢您。”

从院楼出来时间还早，丁萱朝图书馆走去。依旧是灰蒙蒙的天，乌云堆积。受台风影响，又要下暴雨了。一辆全黑的轿车被雨水冲刷得闪着流线型光芒，从左边的大道越过来飞速驶向校门口，带起一阵潮湿的、混着青草味道的风。

丁萱朝那车望了一眼，低下头一边将被风带落的发丝拨到耳后，一边点开朋友圈。王秋又转发了医学院烧伤学生捐助的最新文章，并艾特了她。

这篇文章更加详尽地描述了那场悲惨的摆渡车自燃事件，并在最下方附上了捐款链接。

丁萱觉得这文章说的跟孙雯讲的没什么差别，正准备关掉页面时，看到了点赞最多的第一条评论——

最新消息！链接已失效，大家不用捐款了！段老师已经一个人承包了所有款项！[感动]

第二条：我段就是这么好心……祝这位同学尽快康复。

第三条、第四条……越往下，说男同学烧伤事件的人越少，聊段老师的留言反而越来越多。

直到丁萱看到一条：今天在医院看到段老师带实习生，男神穿白衬衣，简直引人犯罪。

这位段老师也在医院工作？

丁萱心里有点乱，加快脚步到图书馆，坐下就打开电脑，点开大纲文档。

大纲里关于机场摆渡车自燃写得不多，而对火灾的后续……丁萱什么也没有写。

她灵机一动，打开浏览器，输入“华大医学院”，进入官网。首页跳出来的新闻，连着两张的标题是《医学院段律铭教授在〈柳叶刀〉发表关于罕见心脏疾病的临床研究》以及《段律铭教授荣获一等医学成就奖》。

段……段律铭？

怎么会连名字也一模一样？

丁萱越发觉得不可思议，心跳无法控制地加快了。

她点开大图，那是一张在礼堂里做讲座的照片，讲台后的人西装革履。照片不大，又是广角，只能模糊看到这位段教授的面部轮廓，却让丁萱心中陡然生出一股凉意。